

用翅膀投票！候鸟南归长江畔

新华社记者程迪、陈毓珊、史卫燕、周文冲

江西鄱阳湖、湖南洞庭湖、重庆汉丰湖……在长江流域沿线重要湿地，人们惊喜地发现，成群结队飞来的候鸟越来越多。

由于环境恶化、湿地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等原因，长江流域候鸟生存环境一度曾受到威胁。

2016年起，国家实施长江大保护战略，推进“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理念。长江沿线省市开始对岸线进行整治和复绿，关停污染源，修复沿江生态。

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随着长江水域生态持续改善，越冬候鸟用翅膀为长江流域投票，一幅人鸟和谐新景象跃然展现在眼前。

寻回生命的迁徙通道

野鸭寻鱼鸥击水，丛丛芦苇雁鹄藏……长江中下游，水草丰美的江西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地，此刻正呈现这一生动物景。

2020年鄱阳湖越冬水鸟同步调查显示，监测到水鸟数量68万余只，比2019年增加1.1万只。

“鸟儿胆大了。”提起候鸟栖息的变化，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党工委书记刘新喜感触很深，原来候鸟多在深湖觅食，这些年觅食地范围不断扩大，田间、池塘也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燕雀翻飞、鸟声婉转、低回盘旋……长江流域是候鸟青睐的“越冬天堂”。由于水域环境恶化、湿地面积萎缩、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原因，候鸟生存环境一度受到损害。

“听湖区村民说，50多年前，冬天的鸟多到吵得晚上睡不着觉，后来候鸟越来越少。”湖南汉寿县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协会会长刘克欢说。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开启了中华民族母亲河发展的新征程。

根据中央部署，一系列行动紧急开展起来。减少入湖污染物排放、停止无序挖沙、实行全面禁渔、转变“涸泽而渔”的经济发展方式……

5年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情况显示，长江流域水质发生显著变化，首次实现劣Ⅴ类水体“清零”，干流首次全部实现Ⅱ类及以上水质。

入冬以来，长江上游重庆段多处水域，对生态环境和河流水质要求极高，被称为“环保鸟”的红嘴鸥成群出现，在江面上翻飞觅食。

“这批红嘴鸥有近2000只，是近十年在重庆段观测到的最大规模红嘴鸥迁徙种群。”重庆市林业局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处工作人员王刚说。

“从前，越冬候鸟把这里作为南迁的中途‘补给站’。”重庆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黄亚洲说，“近几年，许多候鸟选择留下过冬。”仅在汉丰湖，每年越冬候鸟数量就达3万只。

长江中段，冬日阳光里的洞庭湖，成群候鸟嬉戏着，俯身划过湖面，又昂起头，往蓝天飞去。

2018年，22.6万只；2019年，24.06万只；2020年，24.7万只……来自洞庭湖林业部门的数据显示，越冬水鸟数量和种类均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去年入冬以来，



白鹤在位于鄱阳湖湖区的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的湿地中栖息觅食（2020年12月21日摄）。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来西洞庭湖越冬的黑鹇、小天鹅、东方白鹇、野鸕鶿都‘扎堆’了。”刘克欢说。

“近年来长江沿线一些重要湖泊和湿地，候鸟种类和种群数量明显增加，从侧面反映出长江流域局域生态环境的好转，为候鸟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复旦大学教授、生态学家陈家宽说。

科技加持的代代坚守

5G技术植入、无人机巡航……南昌市公安局的大数据管理中心内，2020年底上线的南昌市智慧禁捕管控服务平台，实时显示候鸟栖息状况。

“由于湖区水域辽阔，公安人员从前接到报警后赶去时，抓捕嫌疑人、调查取证等面临诸多困难。”担任水警12年的南昌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巡逻大队一队队长姚笛说，结合5G技术运用，通过无人机搭载相关智能系统，可实现单机直径10余公里的盲区巡航覆盖，快速发现非法捕捞、捕猎行为并固化证据。

算力解放警力，数据驱动效能……随着高科技深度运用至长江流域护鸟“无人区”，世世代代的护鸟人梦寐以求的立体化防控体系正在构建。

“最早的时候靠腿跑，后来改骑自行车，之后升级为摩托车。”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巡护候鸟10年的吴城保护站站站长舒国雷说，现在天上无人机的水里还有巡护船、路面有汽车，“再加上新安装的视频监控，通过云平台，一眼就能看到湖区有没有人。”

在长江流域沿线的输电铁塔上，可看到人们为东方白鹇特意搭建的人工鸟巢和人工栖鸟架。“东方白鹇喜欢在高处筑巢，而输电铁塔结构稳，备受它们青睐。”江西

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曾南京说。

“在保护东方白鹇安全的前提下，为了让供电更加稳定，我们经过10年的科研攻关推出珍稀鸟类栖息平台，引导鸟类在输电铁塔安全区域筑巢和栖息。”国网江西省电力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宇说，这项技术已在27个省市推广，共计完成39.2万基杆塔改造。

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长江保护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写入法律。

设立环境资源法庭，禁止洲滩越野及水上餐饮，将湿地保护列入干部考核体系……长江流域沿线地区纷纷行动起来，以良法善治护佑候鸟栖息之地。

江西省林业局局长邱水文说，江西2011年起将候鸟保护情况纳入沿湖地区政府工作考核范围，“保护不力将面临‘一票否决’”。

“记得过去有人当候鸟是‘口中美味’，这些年洞庭湖生态保护执法动了真格，候鸟有了安稳的‘栖息家园’。”洞庭湖环保志愿者李剑志说。

人鸟共生的发展新路

白鹇“爱爱”右脚脚环编号为S26，左脚套有金属环。放飞后不久，身上的卫星跟踪器失效……江西省林业局近日发布了一则特别的“寻鹇启事”。

这只白鹇2018年在迁徙途中“落单”，江西各界人士联手救助，工作人员专程搭乘飞机到吉林放飞。它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爱爱”。

“人们很牵挂‘爱爱’的踪迹和生活状

况。”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徐志文说，希望通过寻找“爱爱”，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些“湿地精灵”的珍贵。

候鸟如期回归，是对生命延续的承诺。努力留下候鸟，是人们对这一承诺的回应。

曾经的重庆汉丰湖，湖水深、水草少，一些喜欢踩在水底觅食的候鸟难以停驻。

2016年，当地修建容量达17万立方米的鸟岛，在水底修建缓坡，种植水生植物，扩大浅水区面积。2017年一经投入使用，观测人员就惊喜地发现了半个世纪不见的鸿雁；陆续飞来的蒙古沙鸻、铁嘴沙鸻等7种鸟类，都是重庆观鸟记录中首次出现。

随着湖区环境改善，汉丰湖成为鸟类“天堂”和人们休闲的乐园。“一天多达8万人在湖边散步。”黄亚洲说。

人鸟共生的和谐图景正在呈现。

冬日早晨，在南昌五星白鹇保护小区的藕田里，成百上千只白鹇翩翩起舞，如诗如画，距离人最近的不到10米。

2017年，在当地藕农面临“人鸟争食”的窘境，决定改种水稻时，百余名爱鸟人士众筹资金租赁藕田、投放藕种，建成五星白鹇保护小区。如今，这里正打造鸟类科研、青少年研学、生态摄影等延伸业态。

南昌新建区南矶乡是鄱阳湖越冬候鸟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元旦假期，来这里看湖、观鸟的游客挤满了十多家农家乐。“每逢节假日，我家农家乐的十多张饭桌就爆满。”捕了30多年鱼的陈凡云忙里忙外地招待游客，“来观鸟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还有渔民转型为‘鸟导’带游客观鸟。”（参与记者：黄浩然、张璇、郭丰庆、王晓瞳）

新华社南昌1月7日电

中国聚焦

新华社西宁1月7日电(记者李琳海)1月，青海省最低气温突破零下20摄氏度，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湖面结冰面积近八成。2021年1月1日起，青海省政府实施第六次封湖育鱼，期限为十年，青海湖裸鲤(俗称湟鱼)资源将得到更系统保护。

青海湖横跨青海海南和江北两个藏族自治州，最高海拔5291米，这片独特水域是青藏高原物种基因库。青海湖裸鲤在《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列为濒危物种，是青海湖特有的珍贵鱼类，对维系青海湖流域“水—鱼—鸟”生态链安全至关重要。

即将开始的第六次封湖育鱼区域包括：青海湖湖区及倒淌河、黑马河、布哈河、泉吉河、沙柳河、哈尔盖河、甘子河、吉尔孟河等入湖河流。封湖育鱼期间，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青海湖及其入湖河流捕捞青海湖裸鲤或以任何方式收购、拉运、储存、贩卖青海湖裸鲤。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人为大量捕捞、河道萎缩、裸鲤繁殖水域日益退化等影响，青海湖裸鲤资源一度锐减至2592吨。

“在老青海人记忆中，湟鱼是青海人的救命鱼。当年，不少青海人以湟鱼充饥，后来湟鱼罐头等食品受到欢迎，那时湟鱼被打了不少啊！”家住青海湖畔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倒淌河镇的老人旺加说。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何玉邦介绍：“青海湖地区低温缺氧，浮游生物匮乏，青海湖裸鲤生长十分缓慢，一旦资源枯竭，恢复十分不易。”

1980年，青海省政府颁布了《青海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停止青海湖冬季冰鱼生产；2003年起，青海省全面实施封湖育鱼计划。

2001年1月至2020年12月，青海省政府相继实施了五次封湖育鱼，累计增殖放流1.56亿尾裸鲤。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主任史建全说，人工增殖放流对青海湖裸鲤资源的增加贡献率超过23%，青海湖裸鲤得到有效保护并逐年恢复。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2020年9月11日，青海省长信长星在长江流域青海段禁捕工作专题会议上，对青海湖封湖育鱼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在不折不扣高质量完成长江禁捕各项任务的同时，继续推进青海湖禁捕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2020年12月监测数据显示，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已达10.04万吨，是保护初期的38倍，为原始蕴藏量的3成以上。

“如今，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建设水域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已形成，和政府一道，环湖地区的农牧民也积极参与到保护湟鱼的行动中。”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农牧科技局副局长才旦说。

位于青海湖北岸的刚察县泉吉乡新泉村，以前是有名的“渔村”，今年53岁的郭永忠从小就跟着父辈们一起捕鱼。

“那时我们穿着用橡皮制成的水服，开着拖拉机去附近水域捕鱼，每次都满载而归，能打几个几百斤。”郭永忠说，“青海湖重要的补给河流——布哈河断流时，鱼特别多。一段时间内，清炖湟鱼，用鱼汤泡馍成了我们的主食。”

如今，“渔村”成为历史，刚察县依托青海湖打造旅游名片，“鱼鸟天堂”的名字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每年6月到7月中下旬，布哈河、沙柳河、泉吉河、黑马河等青海湖主要水源迎来河水暴涨期，湟鱼逆流而上，开始洄游之旅，成为一道壮丽景观。

“青海湖是‘大美青海’的亮丽名片，是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窗口，是国家公园示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以十年封湖育鱼为契机，保护好青海湖生态，确保青海湖生态系统达到预期目标。”何玉邦说。

内蒙古拆违 397 家违规侵占用草原的旅游景区

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7日电(记者王靖)记者7日从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020年内蒙古狠抓违规侵占用草原问题，对侵占用草原的397家旅游景区进行了拆除，草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2016年7月至8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内蒙古开展督察。2018年6月至7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内蒙古开展“回头看”及草原生态环境问题专项督察。针对两轮督察反馈意见指出的草原问题，近年内蒙古全力进行整改，拆除了草原违规私搭乱建蒙古包11000余座，对全区3647个未履行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手续项目、1257个违法征占用草原开采矿山项目进行全面整改。

2020年，内蒙古对违规侵占用草原问题“再加力”整改。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内蒙古林业和草原局等单位，对全区草原旅游景区进行全面摸排，对发现的涉及违规侵占用草原的943家旅游景区进行全面整治，其中拆除397家、办理手续546家。按照整改方案要求，目前这些景区已完成整改任务并进行了销号验收。

据悉，接下来内蒙古还将拿出一系列具体举措，持续改善草原生态环境质量。

新华社上海1月6日电(记者王辰阳)从2021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

长江千百年来养育了华夏子孙，大家的努力又将为长江的水生生物赢得宝贵的10年休养生息。处在时间节点，很多人不禁想问：为什么要实行长江“十年禁渔”？为何是10年的时间长度？10年后长江会有什么改变？日前，记者专访了长江“十年禁渔”政策首倡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

从长江“无鱼”到长江“无渔”

未来10年长江“无渔”的背后，是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如何理解“无鱼”呢？

曹文宣说：“通俗的理解，就是渔民按照传统捕捞的方式、工具，已经捕不到鱼了。我们再不保护长江，资源以后就很难恢复了。”

曹文宣指出，长江流域有水生生物4300多种，其中鱼类400多种，特有鱼类180余

种。但是目前长江每年的天然鱼类捕捞量已经不足10万吨，而我国每年淡水鱼品的产量是3000多万吨。这表明，一方面长江里的鱼儿数量岌岌可危，另一方面长江“十年禁渔”不会对老百姓的餐桌产生大的影响。

“禁渔不仅是保护鱼类的举措，而且是关于修复长江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的问题，这将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曹文宣说。把保护和修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放在压倒性位置，长江“十年禁渔”将是重要举措之一。

禁渔为何要10年之久

长江禁渔为什么需要10年的时间呢？曹文宣表示，长江里最常见的“四大家鱼”青、草、鲢、鳙等鱼类通常需要生长4年才能繁殖，连续禁渔10年，它们将有2至3个世代的繁衍，种群数量才能显著增加。野生鱼类种群的恢复将有利于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修复，并为养殖鱼类提供优

质的种质资源。

其实从2003年开始，长江干流和一些重要支流就实行了每年3个月的春季禁渔，后来又延长至4个月。但是曹文宣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每当休渔结束，无节制的捕捞立刻出现，“迷魂阵”“绝户网”捞起了刚刚生长几个月的幼鱼。这些小鱼以每斤5毛左右的价格出售，成为养殖饲料。长江渔业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恢复。

从2006年开始，曹文宣首先提出要实行长江“十年禁渔”，他通过学术报告会、新闻媒体等各种渠道建言献策。2019年1月，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出台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了长江“十年禁渔”制度。

10年后要可持续捕捞

“我国作出长江‘十年禁渔’的决定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曹文宣坦言，曾经还有

我国最大内陆咸水湖湟鱼保护按下『快进键』